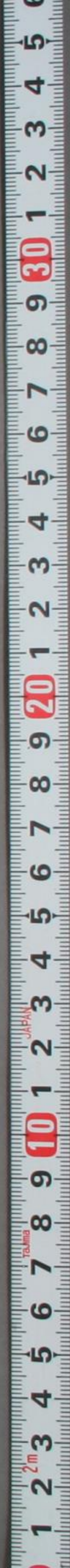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417
753



112
753

東人詩話序

詩有六義苟能緣文究義庶得作者
之意詩奚俟於評而評之不已何歟蓋
詩不可捨評而祛疵醫不可棄方而療
疾自雅亡而騷之而古風古風而律衆體
繁興而評者亦多如總龜集茗溪叢話
菊莊玉屑等編議論精嚴律格備具實
詩家之良方也吾東方詩學大盛作者往

往自成一家備全衆體而評者絕無聞焉
及益齋先生櫟翁裨說李天諫破閑等編
作而東方詩學精粹得有所考取後百餘年
間莫有繼者豈非詩學之一大概也成化甲
午秋吾同年達城徐侯剛中袖所著東人詩
話兩卷來示徵余言為序且請增評話景醇
於詩學杜撰也野狐也安敢有所論說今觀
是編上自新羅文昌下逮

本朝諸儒俯仰數百載搜剔靡遺摘
精會粹參以論議敷闡幽蹟如淬古劍光
彩益增不徒取其文詞之美隱然以維持
世教為本吁盛矣用心之勤也竊論之大雅
蒸民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彛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
曾頌駟篇之辭曰思無邪斯馬斯廐孔

子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夫兩詩之旨各有所在而後吾夫子發揮之如此則後世安知民彝物則之固有而其秉執之常性足以好此懿德也哉又安知懲創感發同歸無邪而唯此一言足以盡三百篇之意歟詩人所未能暢達而夫子發之此詩話之所以權輿也劉中氏是編之作上不乖夫子之意下以倣諸家之範能以己志迎取

作者之意有所發明而不拂乎義理之源精微之奧然則其有補於詞學豈淺哉若夫評話則今通南歸故鄉幸而有得於鄉大夫文獻之間當折簡飛報鍼砭而增續之可也是歲秋八月上澣晉山姜希孟景醇序

予嘗謂知詩之惡者後可以以詩
之正乃詩之正者後可與之詩之道
是故博雅君子不能無評品之權衡
惟黃之點化四佳相公以詩學於壇為
一代之所宗間取古今詞人墨客之所
述者全篇之粹者有一字一句而後
帶者與夫去雖正而辭或踳駁之雖
切而指或賤俚其間亦不能以寸而

公則議論之精細於毫釐陞黜之威
嚴於衣鉢且公之博聞強記過人遠甚
不唯先賢本集與夫傳記所載而見聞
所及學問俚雅隨即舉筆雜以閑之
闊曠之說讀之愈多愈覺其新而不知
倦比之於規之掇拾高緼唇吻於糟粕
而無所發明者為不聞矣於是觀公之
所貶駁則必有以知詩道之不可如是

見公之所褒美者則必有以知詩道
之決不可不如是即所謂不加繩墨而
方圓自正者也一日造公門公不以新出
示予之甚稱之以謂雖古之詩林玉屑亦
三過之而益知公文章之美予於是
戲之曰予者一語公能駁之如古人乎
公曰何謂也曰公鑿池種蓮作堂其上
而名曰亭亭者能對亭之亭則已

若不能對如速改公曰高名何與於詩
三百篇中豈三字詩乎可詩而又及高
名乎予亦不能強公也成化紀元之十一
年蒼龍乙未暮冬下院乘崖老人金
守溫文良序

東人詩話卷上

凡帝王文章氣象必有大異於人者宋太祖
微時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
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我太祖潛邸詩引
手攀蘿上碧峯一菴高卧白雲中若將眼界
為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其弘量大度不可
以言語形容

崔文昌侯致遠入唐登第以文章著名題潤
州慈和寺詩有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裏
古今人之句後難林價客入唐購詩有以此

句書示者朴學士在範題涇州龍朔寺詩燈
撼螢光明鳥道徘徊虹影落岩高朴參政寅
亮題泗州龜山寺詩有塔影倒江翻浪底磬
聲搖月落雲間門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
白日閑之句方輿勝覽皆載之吾東人之以
詩鳴於中國自三君子始文章之足以華國
如此

唐時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汲山雲
斷後連賈浪仙詐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
底月船歷水中天麗使徒嘆世傳麗使為崔

文昌余考文昌入唐為高駢書記不與浪仙
同時或者以顧學士送文昌詩有乘船渡海
之語有此誤耳洪武年間李陶隱崇仁奉使
金陵揚州舟中一聯云落照浮雲外殘山大
野頭篙工撫背嘆曰此措大可與言詩即援
筆足之如篙工者又焉知非浪仙輩耶恨不
得傳其詩耳

金文烈富軾鄭諫議知常以詩齊名一時文
烈結綺宮詩堯階三尺卑千載稱其德秦城
萬里長二世失其國隋皇何不鑒土木竭人

方燈夕詩華蓋正高天北極五爐相對殿中
央君王恭默踈聲色弟子休誇百寶糈詞意
嚴正典實真有德者之言也鄭詩語韻清華
句格豪逸深得晚唐法尤長於拗體如石頭
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地應碧落不
多遠僧與白雲相對閑綠楊閉戶八九屋明
月捲簾三兩人等句出口驚人膾炙當世可
以一洗空羣矣二家氣象不侔
物體者唐律之再變古今作者不多其法遇
律之變處堂下平字換用仄字欲使語氣奇

律不羣晚唐人喜用此體鄭詩深得其妙後
無人能繼者惟金英憲之岱得其法如雲間
絕磴七八里天末遙岑千萬重茶罷松窓掛
殘月講闌風拍搖殘鐘白鳥去盡暮天碧青
山猶含殘照紅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聲
飛玉笛等句多有所露巧云
金學士黃元登浮碧樓見古今題詠不滿其
意焚焚其版終日憑闌苦吟只得長城一面
落六野東頭點之山之句意酒痛哭而
去昔曾浪仙三年吟得一句云獨行潭底影

數息對邊身不覺垂淚子觀浪仙之詩寒瘦
淡齋何至無從黃元之句老儒常談何痛哭
自苦如是

陳司諫齊雨餘庭院簇萼苔人靜柴扉晝不
開碧砌落花深一寸東風吹去又吹來後者
曰落花薄深一寸似畔於理予曰趙孟頫詩
曰滿色青之柳色深今年寒食去年心
不記閨河夢路上飛花一縷深其曰一縷則
又深於一尺矣况太白詩燕山雪片大如席
又曰白髮三千丈蘇子瞻詩六闌如甕盎是

不可以辭害意但當意會甫近得甘露集乃
宋僧詩也其詩云綠楊深院春晝永碧砌落
花深一寸與陳句無一字異古之人亦有是
語矣

金負外克己醉時誦釣必連海上之六鰲射
必落日中之九鳥六鰲動兮魚龍震盪九鳥
出兮草木焦枯男兒要自立奇節弱羽纖鱗
安足誅語甚豪壯挺傑其意本少陵射人先
射馬擒賊先擒王其詞本涪翁酌君以蒲城
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酒洗胸中

之磊塊。菊制短世之頽齡。雖用二家詞意。渾然無斧鑿痕。真竊孤白。袞手。

詩當先氣節。而後文藻。夏文莊公諫試垣詩。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果魁天下。評者譏其自負。鄭狀元知常詩。三丁燭盡。天將曉。八角章成。桂已香。落月半庭人擾。不知誰是狀元郎。大有文莊自負氣象。文莊功名富貴。雖卓然一時。而立朝大節。多有可議者。如鄭者。又何足論哉。嘗見韋永貽試罷詩三條。

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不知誰是謫仙才。鄭詩亦大踴躍。

康先生日用欲賦鷺鷥詩。每冒雨至天水寺南溪上觀之。忽得一句云。飛割碧山腰。語人曰。今得到古人不到處。予以謂欲賦鷺鷥。冒雨溪行不已。勞矣乎哉。後得宋詩人蕭東夫詩曰。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予憮然嘆曰。使康先生得見此詩。必以謂得神交於九州之內者矣。

李大諫仁老蒲湘八景詩。雲間灩澦之黃金。斷

霜後溶之碧玉濤欲識夜深風露重倚船漁
父一肩高語本蘇舜欽雲頭灑之開金餅水
面沉之卧綵虹之句點化自佳元學士趙孟
頤愛此詩改後句曰記得大湖楓葉晚垂虹
亭下訪三高其必有取舍者存焉

浮碧樓後有峯曰牡丹高麗時王幸此峯御
製云北斗七星三四點有一生進對曰南山
萬壽千秋王深異之擢為狀元三四為七
而十千為萬的對

李文順奎報少以文章自負時李仁老吳世

材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稱為七
賢飲酒賦詩傍若無人世材死湛之謂奎報
子可補耶奎報曰七賢豈朝廷官爵補其闕
耶未有嵇阮之後有承乏者又令口號云不
知七賢內誰為鑽核人一坐有愠色一日濮
陽吳君世文與金東閣瑞廷鄭負外文甲置
酒林亭文順亦與會吳以所著三百二韻詩
索和文順援筆步韻之愈強而思愈健浩汗
奔放雖風檣陣馬未易擬其速東方詩豪一
人而已古人詩集中無律詩三百韻者雖歲

鍛月鍊尚不得成况一瞥之間操紙成乎
或問李文順三百韻詩重押二施字二極字
有何所祖乎予曰杜甫八仙謔知章騎馬似
乘船天子呼來不上船重押二船字眼花落
井水底眠長安市上酒家眠重押二眠字汝
陽三斗始朝天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
臨風前脫帽露頂王公前蘇晉長齋繡佛前
三押前字又蘇子瞻送王公著詩忽憶釣臺
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註曰二耳
字義不同故得重押予謂一韻重押蘇杜尚

然非但蘇杜魏晉諸集中多有之獨何怪於
李乎

崔舍人斯立天壽寺詩天壽門前柳絮飛一
壺來待故人歸眼穿落日長亭晚多少行人
近却非能道人欲道不道處萬口傳誦白贄
咸元恒阻江詩小舟當發晚潮催駐馬臨江
獨冷哈岸上行人何日了前人未渡後人來
自詩意好然造次立語曲盡情狀渾然無迹
非崔之比
古人作詩無一句無來處李政丞混浮碧樓

詩永明寺中僧不見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
 孤塔立庭際人斷小舟橫渡頭長天去鳥欲
 何向大野東風吹不休往事微茫問無處淡
 烟斜日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鳳凰臺上
 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四句本韋蘇州野
 渡無人舟自橫五六句本陳后山度鳥欲何
 向奔雲亦自闊七八句又本李白摠為浮雲
 蔽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之句句皆有來
 處雜點自妙格律自然森嚴

古人詠明皇貴妃事者多嘗愛韓子蒼詩尚
 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張祐詩
 花院靜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今觀李文
 順開元天寶四十二詠隨事諷詠抑揚頓挫
 沉深痛快雖置之唐宋作者亦無愧焉其賦
 剪髮云勅還外第妃何恨一朶烏雲足市權
 其賦玉笛云竊向寧王非細事可憐君意未
 終移雖韓張老滕不得不屈予嘗讀羅隱詩
 佛屋山頭野草春貴妃輕骨此為塵從來絕
 色終難得不破中原不是人語雖工非仁人
 君子之言文順賦辟寒犀云羅綺香薰暖似

春君王猶愛碎寒玓人間臘雪盈三尺白屋
那無凍死民豈不有關於治教乎

崔文昌詩含情朝雨細復細弄艷閣花開亦
開高麗人好用是語如吳學士學麟詩院

言非古僧之知不知朱文節寒碧樓詩水光
澄之鏡非鏡山氣靄之烟非烟李文順春日

詩幽花泥露落未落輕燕受風斜復斜僧蓋
莊洛山寺詩大聖住無住晉門封不封畢竟

定非佳語

崔視山澗才奇志高放蕩不羣嘗登海雲臺

見萬戶張瑄題詩松樹曰此樹何厄遭此惡

詩遂刮去塗以糞土瑄怒命將追獲僊從菽
立門外視山遁還其恃才傲物如此然坐此

蹭蹬嘗與長沙監務有詩云高名千古長沙
上却愧才非賈少年又云三年竄逐病相仍

一室生涯轉似僧雪滿四山人不到海濤聲
裏坐挑燈又嘗有詩云我衣緼袍人輕裘人

居華屋我主寶天工賦與本不齊我不嫌人
人我詒讀其詩可見困頓氣象

詩不蹈襲古人所難李文順平生自謂襟落

陳腐自出機杼如犯古語死且避之然有句
云黃稻日肥雞鶩喜碧梧秋老鳳凰愁用少
陵紅稻啄餘鸚鵡糝碧梧棲老鳳凰愁之句
又云洞府徵詩調玉案徽坊選妓醉仙粧用
太白選妓隨雕輦徵詩出洞房之句又云春
暖鳥聲碎日斜人影長用唐人風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之句以李高才尚如是况不及
李者乎

詩貴含蓄不露然微詞隱語不明白痛快亦
詩之大病宋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五月一

日蘇軾題揚州竹西寺云此生已覺都無事
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閒好語野花啼
鳥亦欣然元祐間趙君錫等構軾曰軾不得
志於神朝今喜上賓有是句哲宗疑之恭讓
朝太祖輔政牧隱貶長湍有松軒當國衣
流離夢裏何曾有此思之句朝議以語涉不
遜請論如法事匹測嗚呼以蘇李之大才亦
坐是病詩可易言哉

李文順送春詩曰春向晚送將歸音二悠
適何處不唯收拾花紅歸兼取人間遲丹去

好去青春莫回首與人薄情誰似汝趙石礪
云化送春詩謫宦傷心涕淚揮送春兼復送
人歸春風好去無留意久在人間學是非李
則惜春歸趙則勸春歸各有意態老健奇絕

予嘗愛拙翁四皓詩漢用奇謀立帝功指揮
豪傑似兒童可憐皓首商山老亦墮留侯計
待中趙學士子昂四皓詩白髮商岩四老翁
紫芝謔罷聽松風半生不與人間事亦墮留
侯計待中雖詞意不同而末句如出一手拙
老入元朝中制科與趙同時其或有所模擬

但以拙老之崛強豈效顰一時儕輩之所作
乎

張祐金山寺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古今
以謂絕唱後有孫觴者繼之云天多剩得月
地少不生塵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自以
謂壓倒張處士矣然後人譏其不及金狀元
黃元符碧樓詩長城一面浴之水大野東頭
點々山後有權一齋漢功繼之曰白鷗波上
踈々雨黃犢坡南點々山自以為詩後有人
然亦未知可以壓倒金狀元矣

東坡平生功名出處自比白香山。牧隱亦嘗以東坡自比。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誤天下。東坡有山村五絕。有通來三月食無益。過眼青錢轉手空等句。坐譏時事。謫南荒。謂其詩曰烏臺詩案。牧隱謫長湍。寄省郎十首。有黜僧還恐似王輪。滿庭青紫絕無人等句。為臺官所彈。禍且不測。其視烏臺詩案亦無幾矣。

古人稱杜甫非特聖於詩。皆出於憂國憂民。一飯不忘君之心。如避地鄜州。達行在間。閔崎嶇其哀。王孫悲陳陶等篇。可見其志之

所存。大元至治中。高麗忠宣王被謫。竄西蕃。益齋李文忠公萬里奔問。忠憤藹然。如寸腸冰雪亂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誰謂鱣鯨困。螻蟻可憐。蟻虱訐蝦蟇。才微杜漸。顏宜赭。義重扶顛。鬚已華。萬古金滕遺策在。未容羣叔謀周家。又吐書空但坐愁。式微何處賦菟裘。十年艱險魚千里。萬古升沉貉一丘。白日西飛魂正斷。碧江東注淚先流。滿門珠履無雞狗。飽德如吾死合羞。等篇其忠誠憤激。杜少陵不得專美於前矣。

古之評詩者曰武侯廟栢纒十丈杜云二千尺過於大高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則高二千尺而徑七尺過於大細老杜詩聖也後之評者尚有之金英憲之岱洛山寺雲間絕磴七八里天末遙岑千萬重其曰千萬重則然矣絕磴指稱曰七八里何耶是殆失之於詞爾

宋真宗賦御溝柳詩示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獻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高麗

毅宗遊上林賦芍藥詩廣良皇甫倬和進云誰道花無主龍顏日賜觀宮娥莫相妬誰似覓非真上嘉嘆遂補館職倬以是知名於世予觀倬之詞語實襲陳詩而陳則隱然有艷色之戒倬則自格宮娥妬寵之端其得失迥然不侔矣

余嘗問壘坡先生曰人豈不自知乎古人自愛文章者多如蔡夢齋聯珠詩格李火諫破關集皆自詫其詩可見古人真淳處諸先生曰孔子之詩不列於國風昭明之作不編於

文選其是非未可知也

凡詩妙在一字古人以一字為師張乖崖在江南題一絕云獨恨大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楚材改恨作幸曰今天下一統公功高位重獨恨大平何耶張謝曰蕭君一字之師也金直殿久問嘗有聯云驛樓舉酒山當席官渡哦詩兩滿船下文肅公季良曰當字未穩宜改臨金曰南山當戶轉分明當字有來處卞曰古詩有青山臨黃河如金者豈知臨字之妙乎金竟不屈終不相能一字相

師義安在乎然今之評者曰臨字不如當字之穩

宋真宗賞花釣魚詩丁晉公謂應制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忠宣王譙禁池白贊成元恒詩瑤璣晴色澈方池魚樂無心上釣絲柳外曲闌簾半捲燕輕微雨小晴時詞話玲瓏間轉可愛
梅聖俞蘇子美齊名一時二家詩格不同蘇之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梅則研精覃思以深遠閑淡為高致各臻所長雖善論者

未易甲乙然歐陽子隱然以菴為勝李陶隱
鄭三峯齊名一時李清新高古而乏雄渾鄭
豪逸奔放而少鍛鍊互有上下然牧老每當
題評先李而後鄭一日牧隱見陶隱嗚呼島
詩極口稱譽間數日三峯亦作嗚呼島詩謁
牧老曰偶得此詩於古人詩藁中牧隱曰此
真佳作然君輩亦裕為之至如陶隱詩不多
得也後三峯當國牧隱屢遭顛躓僅免其死
陶隱終蹈其禍論者以謂未必非嗚呼島詩
為之祟也

李大諫八景詩林間出沒幾多屋天末有無
何處山李政丞混永明寺詩長天去鳥欲何
向大野東風吹不休李相國沙平院詩郵吏
送迎何日了使華來往幾時休三李句法相
似然相國詞語重複未圓當豎降幡
柳思菴頌乞骸歸老瑞城樵隱李侍中仁復
送詩云人間膏火日相煎明哲如公史可傳
已向危時安社稷更從平地作神仙五湖夢
斷烟波綠三徑秋深野菊鮮愧我未能投綬
去通來雙鬢雪飄然時推為傑作然未幾思

東坡詩話卷三十一

菴死於逆賊之手論者以謂未必非樵隱之
詩為崇蓋明哲之語非時君所樂聞五湖二
字適犯其怒嗚呼先生之詩實思菴實錄而
反為讒賊所構詩可易言哉

思菴忤逆賊乞退有句云不是忠衰誠意薄
大名之下久居難讒者伺眈意構曰盛名久
居本范蠡辭越王語也淑以范自比句踐比
王且瑞州近海必效范蠡所為不如早除愬
予聽之自王害之本朝孟文貞公思誠補貞
肅公安信同為臺官坐言事當誅文貞面有

墨色蒼黃罔措貞肅顏色自若口吟一絕云
數當千載應河清自謂君王至聖明爾職不
供肯受死恐君得殺諫臣名以磁尖畫地成
字瞋目語獄吏曰當以詩三間不則我為厲
鬼爾屬無唯類矣太宗間而霽威赦之古
人云詩能窮人亦能達人予則曰詩能殺人
亦能活人也

金奉使若水題任實公館詩曰老木荒榛夾
古蹟家以猶未飽蔬藜山禽不識憂民意唯
向林間自在啼鄭密直允宜題江城縣舍詩

曰凌晨走馬入孤城，籬落無人杏子成。布穀不知王事急，隔林終日勸春耕。鄭詩雖源於金殿鍊，尤妙可謂青出於藍者矣。

社二郎詩身輕一鳥下，脫一字陳舍人從易與數人各占一字。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本乃過字也。東坡嘗作病鶴詩有三尺長脰閣瘦軀之句，一日瘦上闕一字，令任德章輩下字，終不得穩字，徐出其藁乃闕字也。詩中一字豈不難乎？鄭司諫大同江詩雨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

歌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燕南洪載嘗寫此詩曰漲綠波，蓋齊先生曰作漲二字皆未圓，當是添綠波耳。以予謾見此老好用拗體，又少陵奉寄高常侍詩有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添作波之語大有本家風韻，又有來處恨不得見本藁耳。

半山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前輩以謂護田排闥出漢書用事精切，牧隱詩田園未得悠然逝，門巷何曾頭者來。陽村權先生曰悠然逝頭者來皆出軻書用事不

減半山予嘗愛朱新仲詩何以報之青玉案
我姑酌彼黃金罍李師中詩詩成白也知無
敵花落虞兮可奈何屬對妙絕鄭雪谷誦詩
平生耻與噲等伍後世必有揚雄知屬壘亦
妙不讓二老

宋荅公落花詩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
到地香子京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
半面粧余襄公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
見舊香囊其用事精切金文貞丘詩飛舞翩
翩去却回倒吹還欲上枝開無端一片粘絲

網時見蜘蛛捕蝶來松都天水寺壁亦詠落
花云帶雨無情墮乘風作意回映溪千萬朵
却恨十分開兩詩方荅公諸作魏乎不可及
已然金詩語工而意淺天水詩意深而語滯
好詩者當辨之

高麗睿王朝御樓前木芍藥盛開命禁署諸
儒賦詩康先生日用只得頭白老翁看殿後
眼明儒老倚闌邊一句先輩以謂用事精切
予初咀嚼不識其味後閱昌黎詠木芍藥有
今日欄邊覺眼明歐陽公詠牡丹有自笑今

為白髮翁之句然後始知出處用事精切但
根詞語深僻韻高才短如先生者豈非吾人
所謂有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者乎

李平章奎報詩碧水接天之接水薄雲如霧
霧如雲邢典書君紹詩遠岫似雲之似岫碧
天如水之如天僧達全詩野抱山還山抱野
天吞水亦水吞天前輩好用是語全詩并用

回文體語小牽強

吳僧道潛詩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
夜歸語頗清絕高麗革命諸王皆葬海島有

僧與一王氏相善者欲相別追至海岸已解
纜矣僧揮笠示之王天斲衫袖血書云一聲
柔櫓滄溟遠且問山僧奈爾何叢木頭向岸
擲之不及僧泅得之遙望烟波已失船帆所
在矣僧痛哭而返嗚呼王氏平生寸藻豈與
潛相埒者歟亦安可必信其嘗知潛詩者然
臨危竭情自與古人詩語相合甚哀怨之詞
至今使人不能無動詩之感入深矣

元學士虞公集范公德機楊公仲弘楊公晏
碩齋各一時稱為四家評者以漢庭老吏喻

虞唐臨晉帖喻范百默德兒喻楊三日新婦
喻揭虞文靖公嘗作范學士詩序用此語揭
文安公不悅以文安之功名事業尚不遺詩
名如此李陶隱里九感懷詩去年重九龍山
顛坐客望若登神仙達可放哥徹家鄆敬之
下筆橫雲烟達可則陶隱敬之則楊若齋也
陶隱於陶隱獨讚其詩而不及詩雖以陶隱
之大度頗有不悅處古之大入君子以詩自
重如此

樂府句之字之皆依音律古之能詩者尚難

之陳后山楊誠齋皆以謂蘇子瞻樂詞雖工
要非本色語况不及東坡者乎吾東方語音
與中國不同李相國李大諫祝山牧隱皆以
雄文大手未嘗措手唯益齋備述衆体法度
森嚴先生此學中原師文淵源必有所得者
近世學者不學音律况作樂府欲為東坡所
不能其為誠齋后山之罪人明矣

詩忌語襲古人曰文章當出機符成一家風
骨何能共入生活耶唐平人多有此病近代
洪中令子藩詩愧將林下轉經子遂却斜陽

向帝忘韓復青宗愈詩却將殺鼎調羹手還
把漁竿下晚沙陽村權文忠公詩却將潤色
絲翰手兼劍山詩文酒五李陶隱詩如何釣
竿手策馬向京都守不色初藥之病社故詩
曰懶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後人
祖其語致此屋下架屋也

宮殿朝謁之類詩家多用富貴綺麗之語如
老社早朝大明宮岑參賈至之徒和者非一
皆極艷麗無爐頭寒乞之聲故善云壽節入
朝大明殿詩大闢明堂曉色寒旌旗高拂玉

闌干雲闕寶座聞天語春滿金卮奉聖懽六
合一家堯日月三呼萬歲漢衣冠不知身世
今安在疑是青冥控紫鸞道亭姜淮伯亦赴
南京賦早朝奉天殿詩御溝楊柳正依依月
上觚稜玉漏遲環佩丁當鷓鴣集羽林磨戛
虎賁馳螭頭忽暗香烟動鳳尾徐開彩仗移
簪首紅雲瞻肅穆日光先照萬年枝蓋有得
於賈社諸公餘賸矣宣德年間牧隱之孫李
文烈公季甸赴燕京朝罷出掖主客郎中請
賦早朝詩文烈窘書牧隱詩示之主客大加

稱賞後通亭之孫姜文景公孟卿將赴燕京
文烈戲曰奈如華士試文何文景應聲曰吾
家亦有通亭集滿座絕倒

文章所尚隨時不同古今詩人推李杜為首
然宋初楊大年以杜為村夫子酷愛李長吉
詩時人效之自歐蘇梅黃一出盡變其體然
學黃者尤多西江宗派是已高麗文士專尚
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
高元聞宋使求詩學士權適贈詩曰蘇子文
章海外聞宋朝天子火其文之章可使為灰

燼千古芳名不可焚宋使嘆服其尚東坡可
知也已

前輩以俞參政冗口寺詩晦朔潮為曆寒暄
章記辰為工予嘗讀陶元亮詩雖無紀曆誌
四時自成歲唐人詩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
落知天地秋古人有此等意思但俞之糴點
自妙

古人詩不厭改少陵詩聖也其曰桃花細逐
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屢經刪改牧隱嘗
與子麟齋種學登西州樓有題云西林石堡

入雲端亭樹含風夏尚寒行至半途種學曰
大人詩中高字不如亦字之穩牧隱曰果是
也促令返改之高亦雖一意殊不如亦字充
穩

歲丁丑高太常閏奉使來題大平館樓古風
一篇自批曰精深雅健極盡豪華之態又賦
却鞍馬詩曰漢文既是輕千里祖述無心著
一鞭自批曰老健予觀大平樓詩浮靡輕纖
漢文却馬非人臣所當用是何等語而高之
自批若是乎予薄其為人也但劉賓客禹錫

平淮詩城中啞々晨雞鳴城中鼓角聲和平
自批曰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
載四海重見升平年自批云為盡憲宗之美
劉詩固好至於自批亦未免詩人輕率之病
况不及劉而自批乎

古人詩煉格煉句煉字又就師友求其疵而
去之曾吉甫贈汪彥章詩白玉堂中曾草詔
水晶宮裏近題詩先示韓子蒼子蒼改兩字
云白玉堂深曾少詔水晶宮冷近題詩迥然
與前句不侔雙梅李狀元詹與郊隱鄭文定

公以吾論詩自詫嘗得句云烟橫社子秦淮
夜月白坡仙赤壁秋郊隱吟玩再三但曰籠
小李初不認鄭徐吟曰烟籠社子秦淮夜月
小坡仙赤壁秋籠小二字比前精采百倍
古人詩多用經書語李師中云夜如何其斗
欲落歲云暮矣天無晴牧隱云月獨有情從
我蔡山多不俗起予商木鐸二三何患子舞
雩六七詠歸童王風幸矣興於魯女樂胡然
至自齊用辭不窘工緻可尚
古人云天下無對之句東坡詩公獨未知

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今古以為奇對近
有薛司藝緯忤執政褫職有句云怒於甲者
移於乙用則行之捨則藏頃在春坊聯句有
占治字者曰治國其猶指諸掌崔文靖公恒
對曰存人者莫良於眸儘乎天下無對之
句
洞庭巴陵天下壯觀騷人墨客題詠者多如
水涵天影開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
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過却如閑俱見稱於
世然不若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東八言詩卷上
又不若少陵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未知
此老骨中藏幾箇雲夢欣牧隱吳中八景一
絕云一點君山夕照紅闕吞吳楚勢無窮長
風吹上黃昏月銀燭紗籠暗淡中其曠漠冲
融之氣雖不及老杜徑庭豈足多讓於前數
聯哉

半山與東坡不相能然讀東坡雪後又韻詩
追次至六七篇終曰不可及時人服其自知
甚明一日三峯假寐族姪黃鉉從傍誦陶隱
危從詩鼓角滄江動旌旗白日陰詞臣多侍

從會見獻虞箴三峯忽開眼令鉉再誦曰語
韻清圓似唐詩鉉曰李叢書崇仁所著也三
峯曰兒子輩何從得惡詩來乎嗚呼以半山
之執拗自是尚不廢公論鄭之不及半山亦
遠矣

李大諫仁老蒲湘八景絕句清新富麗工於
模寫陳右諫濳七言長句豪健峭壯得之詭
奇皆古今絕唱後之作者未易伯仲惟益齋
李文忠公絕句樂府等篇精深典雅舒閑容
與得尚二老頡頏上下於數百載之間矣

僧幻庵書法妙絕得晉體一時求書者多集
然所書必觀詩文心肯然後始下筆廣平李
侍中仁任得尹泮畫六二幅屏風令茂松尹
會宗作詩倩幻庵筆之庵曰詩欲傳後非牧
老不可世有牧老而敢題屏幃者僭也即折
簡邀牧老于方丈牧老曰若邀老物當用安
和寺泉煎茶牧老既至即席口號賦十二絕
筆勢生風隨賦輒令庵書之至滕王閣末句
曰當日江神知我不何時更借半帆風菴投
筆大叫曰政用王教本色事此最聲絕如牧

老真詩聖也書訖遂成二絕廣平珍藏之後
雲菴澄公清叟重修長城縣白菴寺樓請名
於三峯鄭先生三峯名以克復而記之使其
徒絕澗倫師受楷於幻菴曰此非吾所書
也牧老在世而敢為長文大作款即令沙彌
偕絕澗往牧老請名若記牧老訊絕澗曰
寺在二水間而水合于寺之源東西分流又
合于樓前為淵然後出山牧老曰然則可名
雙溪樓操筆記之文無加點其末有云予老
矣明月滿樓無由宿其中恨不少年為客耳

幻菴受而書之嘆曰唐人詩有明月雙溪水
春風八詠樓少年為客處今日送君遊之句
此老政用此語而無斧錯痕真妙手也按老
竟坐詩茶事叵測亦未必非幻菴輩為祟也
動安居士李承休詠雲詩一片纔從泥上生
東西南北便縱橫謂為霖雨蘇羣搞空掩中
天日月明頗含譏諷承休仕忠烈朝為御史
言事落職下居頭陀山終身不仕蓋以雲之
掩日月以比羣小壅蔽之狀予嘗見僧奉忠
贈章惇夏雲詩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

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李詩實祖於忠而詞意俱圓古人以謂述者
未必不賢於作者信哉

作詩非難而知詩為尤難李文順嘗評古人
詩以梅聖俞為不佳池塘生春草為非警語
而徐凝瀑布詩為妙然東坡稱徐為惡歐陽
子以梅為工春少之句古今絕唱而李之評
品如是知詩豈不為難乎文順沙平院詩朝
日初昇宿霧收促鞭行到漢江頭天王不返
憑誰問沙鳥閑飛亦自流趙石澗進入三韓

龜鑑批曰天王不遜未知指言何事然尚取
之何耶以今考之漢江無天王不復等事雖
用在傳語亦不好

予嘗與春坊諸學士論入聲通押是非或曰
少陵詩聖也平生亦嘗通押如早發射洪縣
詩終篇用謂韻予曰子於杜詩未熟如戲呈
元十二詩末字韻傍用五韻南池谷字韻旁
用四韻客堂蜀字韻旁用三韻老杜何嘗不
通押乎至如昌黎則傍出六七韻乍離乍合
縱橫泛濫如此日足可惜一篇是已東坡贈

陳李常詩韻旁用六韻子何怪於通押乎或
者乃屈然歷觀古人入聲通押者百中之一
二祇足見其才窘耳夫已多乎哉

古人未有以人姓押韻作詩者唯宋升平公
主婿郭曖盛會文士賦詩有李端者為一時
巨擘郭起請端以姓錢為題端有銅塔金山
之句眾稱妙絕高麗崔忠獻集門客四十餘
人賞冬日牡丹以諸姓押韻賦詩李文順亦
賦一篇有皇后趙張京尹紫大宋迷下蔡照
夜車森湛盧等押韻處尤佳亦一詩家俳優

非正體也

詩雖細事然古人作詩必期傳後故少陵有
老去新詩誰與傳又清詩句自堪傳將詩
不必萬人傳之句韓子蒼亦云詩文當得文
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自魏晉唐宋以來及我高麗文士尚然近世
文士有志者少不留意於詩况敢期於傳後
哉間或有志者以詩文求見正於先生長者
羣衆而誚笑之文章氣習日就卑陋何足怪
哉

李大諫仁老題天水寺壁云待客未到尋
僧亦無唯餘林外鳥款曲勸提壺古之評
詩者以謂詩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予於此詩見之
矣且韓昌黎詩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西無
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蓋催歸喚起皆鳥名
提壺亦鳥名李詩自然有韓法

古人云句法不當重疊如淮海小詞社鷓聲
裏斜陽暮蘇東坡曰此詞高妙但既云斜陽
又云暮重疊也李大諫題漁陽詩云槿花低

映碧山峯卯酒初酣白玉容舞罷霓裳權赤
足一朝雷雨送猪龍此詩亦好但既曰碧山
而又曰峯亦未免重疊之病

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有詩云春來無處不
關行此地相者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
邊聞喚狀元聲有自誇狀元氣象牧隱云賴
有虛名足驚座益齋門下狀元郎權止齋詩
誰知今日觀風使曾是龍門第一人圓鑑圖
師俗姓魏名元凱登甲科官至樞密出家嘗
有詩云誰知雞足山中老曾是龍頭會上賓

老髡亦有自負之語

唐詩幽閨小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小樓忽
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古今以為
絕唱曾見高平章堯基寄遠詩錦字裁成寄
玉關勸君珍重好加餐封侯自是男兒事不
斬樓蘭未擬還唐詩雖好不過形容念夫之
深愛夫之篤情意狎昵之私耳高詩句法不
及唐詩遠甚然先之以思念之深信書之勤
繼之以征戍之慎飲食之謹卒勉之以功名
事業之盛無一語及乎燕昵之私隱然有國

風之遺意詩可以工拙論乎哉

古人詩多用佛家語以騁奇氣如陳翰林漢
詩水分天上真身月雲漏江邊本色山李益
齋詩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後身皆好然王荊
公寫真詩云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間流轉會
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前身是後身李
詩送半山未若陳之意新而語奇

鄭雲谷聞普濟寺鐘詩金銀佛寺側城闌夜
夜鳴鐘不失晨誰道令人發深省祇能喚起
利名人世以謂佳作然中州集祝太常簡詩

寒雞縮頸未鳴晨已聽審容入夢頻未必佛
徒能警悟祇能喚起利名人鄭詩摹擬太過
凡詩用事當有來處苟出己意語雖工未免
矜者之譏高麗忠宣王入元朝開萬卷堂學
士間復姚燧趙子昂皆遊王門一日王占一
聯云雞聲恰似門前柳諸學士問用事來處
王默然蓋齋李文忠公從傍即解曰吾東人
詩有屋頭初日金雞唱恰似垂楊裏長以
雞聲之軟比柳條之輕纖我殿下之句用是
意也且韓退之琴詩曰浮雲柳絮無根蒂則

東人詩法卷之二 三十一

古人之於聲音亦有以柳絮比之者矣滿座稱羨忠宣詩苟無益老之救則幾寤於砭者之鋒矣

陳后主召一隱者問近作何詩答曰有漁父詩云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蓋諷主之沉酒後主默然恭愍王嘗與判事尹虎圍棋約不勝者書事以贈庸不勝書詩以進曰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符天下目蓋諷王養卒禍為子王默然二詩有諷諫風使二主覺悟易轍安有亡國之禍乎

宋太祖滅蜀召蜀主孟昶花藥夫人費氏使賦詩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也無一箇是男兒讀此詩凡丈夫之兵敗偷生屈膝者無面目見於人高麗穆宗時契丹主入興化鎮執副都摠管李鉉雲脅之鉉雲獻詩曰兩眼已瞻新月一心何憶舊山川如鉉雲者行若狗彘固不足論然大丈夫而曾不若一婦人可耻之甚也詩可易言哉

東人詩話卷上

東人詩話卷上

三十一

東人詩話卷下

高麗光顯以後文士輩出詞賦四六穠纖富麗非後人所及但文辭議論多有可議者當是時程朱輯註不行於東方其論性命義理之奧純繆牴牾無足怪者蓋性理之學盛於宋自宋而上思孟而下作者非一唯李翱韓愈為近正况東方乎忠烈以後輯註始行學者駁之入性理之域蓋齋而下稼亭牧隱圃隱三峯陽村諸先生相繼而作唱明道學文章氣習庶幾近古而詩賦四六亦自有優劣

矣

高麗光宗始設科用詞賦睿宗喜文雅日會
文士唱和繼而仁明亦尚儒雅忠烈與詞臣
唱酬有龍樓集由是俗尚詞賦務為抽對如
朴文烈寅亮金文成緣金文烈富貳鄭謙議
知常李大諫仁老李文順奎報金內翰克己
金諫議君綏俞文安升且金貞肅仁鏡陳補
闕湛林上庠椿崔文清滋金英憲之岱金文
貞址允其傑然者也高麗中葉以後事兩宗
遼金蒙古強國屢以文詞見稱得紓國患夫

紓
七

豈詞賦而少之哉厥後作者各自成家不可
枚數矣吾友金順叟嘗語予曰高麗詩文詞
麗氣富而体格生疎近代著述辭纖氣弱而
義理精到孰優予曰豪將悍並抽戈擁盾談
說仁義腐儒俗士冠冕章甫從容禮法先生
何取順叟大笑

鄭司諫西都詩紫陌春風細雨過輕塵不動
柳絲斜綠窻未戶笙歌咽盡是梨園弟子家
西都繁華氣象四句盡之後之作者無能闡
其藩籬陳補闕澤於都詩小兩朝來卷細毛

卷下

浴江初日暈紅濤十門撲地魚鱗錯雙闕捲
天鷲翼高吳苑袂衣晴鬪草漢宮仙袂醉分
梳多慙久忝金閨侍與倚清香奉赭袍詞語
清新美麗亦可以並駕齊驅矣
李相國詩輕衫小簟卧風榭夢斷啼鶯三兩
聲密葉翳花春後在薄雲漏日雨中明陳甫
謙澤詩小梅零落柳微垂閑踏清嵐步之遲
漁店閉門人語少一江春雨碧絲之兩詩清
新幼眇閑遠有味品藻頽格如出一手雖善
論者未易伯仲也

孟齊山中雲夜詩紙被生寒佛燈暗沙彌一
夜不鳴鐘應噴宿客開門早要看巖前雪壓
松能寫出山家雲夜奇趣讀之令人沉澆生
牙頰間崔拙翁嘗曰孟老平生詩法盡在此
詩

金英憲之依題義城館樓詩曰聞韶公館後
園深中有危樓百餘尺香風十里捲珠簾明
月一聲飛玉笛烟輕柳影細相連雨霽山光
濃欲滴龍荒折臂甲枝郎仍按憑闌充可怕
為一時膾炙後十年樓火於兵板隨以亡又

後數十年一按部入縣索金詩甚急邑人無
如之何時縣守吳君迪莊有一女曾與張相
國鑑子庭賀約為婚媾其携女之任庭賀取
他耦其女發狂亂語忽詠出金詩邑人錄呈
按部之奇之世相傳以為鬼物亦愛詩能
護惜不失復傳於世予嘗以為此說荒怪無
足信者嘗觀社詩註有病瘧者誦少陵子章
鬪體血襍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頓痊
又名臣言行錄王榮老之任觀州渡江七日
風作不涉人曰江神極靈舟中必有異物當

獻得濟榮老只有黃塵尾獻之風如故又以
端硯獻之風愈作又獻宣色虎帳皆不驗夜
卧念黃魯直草書翁子乃蘇州獨憐幽草
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一絕句也取獻之香火亦
收南風吹便帆飽一瞥而濟僧洪覺範曰此
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詩之深耶然則
詩能感鬼神古人亦已言之予何獨疑於金
詩也哉

太白海陽感秋詩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窗竹

東坡澈玉亭詩高崑下赤日深谷來悲風能
寫即境語印學士邠秋夜詩草堂秋七月祠
兩夜三更歆枕客無寐隔窓虫有聲其清新
雅絕不讓二老

李侍中公遂下第詩曰白日明金殿青雲起
草廬那知廣寒桂尚有一枝餘林西河椿下
第詩科第未收羅隱恨離騷空寄屈平哀又
曰科第由來收俊傑公卿誰肯薦非才其氣
象大不同李終得大魁入台衡林竟不第不
需一命詩出肺腑或者天其先誘乎

自古窮人之語皆枯寒瘦淡林西河詩恒飢
窮子美非病老維摩盧先輩永綏詩老妻容
寂寞稚子淚飄零衰鬢十年鶴殘生十月螢
李通村集詩借書勤夜讀乞米續新炊瘦馬
鳴西日羸童背朔風江海無家客山村有髮
僧柳秦齋方善詩腹中麤飯何曾飽身上單
衣苦不溫等句可見樵悴困踣氣象

作詩非難能造情境模寫形容一言而盡此
古人所難如李支順北山雜題云欲試山人
心入門先醉興了不見喜慍始覺真高士如

此形容雖古人亦未易到

林代言樸侗儻喜立名嘗如元帝欲以德興

君代恭愍為王樸曰若從僧王無異婦人背

夫誓死不從樸將還德興情詩樸書其奔曰

棄本痛之逐末行泰山還似一毫輕投鞭直

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成得甕醉時誰識

破吹芋混處謾求榮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

天然古石房范學士素嘆曰不啻千載之下

復見忠節之士也樸還恭愍深加眷注物論

亦多之樸後以交結逆阼誅死忠節掃地王

安石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

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終始有誰知嗚呼

等死耳使樸死於德興不死逆阼一生終始

誰復知者哉

錢起賦省題湘靈鼓瑟落句云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峯青世以謂夢有神助高麗試題出

夏雲多奇峯有生一聯云僧者疑有寺鶴見

恨無松雖帶髭雅語亦是警句

崔視山詩曰爛雲殘照兩絲之牧隱深味之

有膾炙視山四句詩之句頃見李大諫在老

詩曰薄雲漏日雨中明。視山詩未必非點化也。然古人詩有偶同者，有因點化而充二者，或讀古人詩已熟，往之，恰得認為己有者，此詩家常事。視山豈竊人詩者哉。

前輩詩用子規語多清絕。如李執義堅幹詩：旅館挑殘一盞燈，使華風味淡於僧。隔窗杜宇終宵聽，啼在山花第幾層。尹祗鞮汝衡詩：乾坤蕩我無家一夕挑，燈九起嗟誰使遠遊人有耳。杜鵑啼血杜鵑花，雀執義元祐詩：指送吾師嶺外行，春風一杖野裝輕。碧山杜

宇聞何處古寺梨花月，政明曹副令係芳詩。敲門宿客直須揮，莫使山家奇事知。屋角梨花開滿樹，子規來叫月明時。四詩皆清絕，李元高妙。

孟郊調溧陽尉日，往來山水間。曹務多廢時，人譏之。田獻納濡倅公州有詩云：公事如雲鬢，欲絲雪晴江路馬遲遲。吏民不識憂民意，誤道溪山覓好詩。其造意之妙，自然不畔於近民者之責。古之詩人，類皆窮苦如孟郊賈島，以寒瘦枯

漢之詞為奇警有上舍李吉祥隻舉稱屈嘗
作詩曰斑白豈非為老翁翹日用尚孩童
驚人只有疎狂語輔世曾無細小功嗜酒過
三杯止渴題詩無一句全工乾坤容沒德何
厚汝自加修慎始終此正自家實錄而自然
有不過轆軻之氣象真郊島之流乎

牧隱貞觀吟豪健快壯其一聯曰謂是囊中
一物耳那知玄花落白羽玄花言其目白羽
言其箭世傳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箭中
其目而還考唐書通鑑皆不載此事雖有之

當時史官必為中國諱毋怪乎其不書也但
金富軾三國史亦不載未知牧老何從得此
牧隱初入元朝文士稍輕之朝曰持杯入海
知多海牧隱應聲曰坐井觀天曰小天朝者
更不續嘗謁歐陽學士玄得印可牧老晚有
詩云衣鉢當從海外傳圭齋一語尚琅然通
來物價皆翔貴獨我文章不直錢蓋嘆晚節
之蹭蹬也

論者謂牧隱酷似東坡問有發越處或過之
有問陽村權先生者先生笑曰子歸讀東坡

前後赤壁賦牧隱觀魚臺賦自當知之矣予
謂古人以蘇老前後赤壁賦為一洗萬古則
非後人所可議擬也

復齋韓文節公宗愈晚居漢陽筆林村野黃
冠野服扁舟短棹日往來楮子島有詩云十
里平湖細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般若鼎
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沙杏村李文貞公嵩
年入台鼎晚年乞骸與息影菴禪老為方外
交扁舟往還至輒忘返嘗有詩曰浮世功名
是政丞小窓閑味即山僧箇中亦有風流處

一朵梅花照佛燈兩公風流高致同出一揆
兩詩亦清絕可愛雖曰詩中有畫亦可也
客有問魯典書與順興樓詩寒推岳色僧高
戶冷踏溪聲客上樓許平章伯扞城樓詩五
更曉色先虛閣一葉秋聲滿小樓孰優予曰
魯詩大巧而反拙許詩似俗而大奇鄭政堂
思道高住寺詩坐久夕陰生窅壑吟來霜葉
滿虛樓亦可伯仲二老矣客又問陶隱嶺南
樓詩押烟字秋深官道映紅樹日暮漁村生
白烟浩亭河文忠公崙云十里桑麻深雨露

一區山水老雲烟孰優予曰陶固雅絕得詩家法終不若河之深遠有宰相氣象

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亦松遊贈寇萊公詩云好去上天辭將

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當麗季國勢岌之有僧贈圃隱鄭文忠公曰江南萬里

野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圃隱流涕曰嗚呼其晚也

予嘗愛鄭圓齋公權讀中宗紀詩由來哲婦敗嘉謨詰誤無言淺丈夫地下若逢韋處士

帝心還愧點壽無語雖用唐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不宜重問後庭花之句點化自妙真得

換骨法

老杜詩侍臣双宋玉戰策兩穰苴盖用六五帝四三王之語金火烟送僧詩道已双支遁

詩能兩善權摹擬大過真所謂屋上架屋也牧隱詩處身双墨老知命一彭殤以一對双

亦奇何害其用古意也陽村權文忠公詩溫醇典嚴洪武年間被徵

入朝高皇帝命題賦詩二十四篇皆操紙立

就詞理精到不加點綴其賦并韓云紛之蠻
觸戰擾之弁辰韓帝悅之其賦大同江云霽
然入海朝宗意政似吾王事大誠帝曰人臣
之言當如是夫加寵異或問於浩亭河公曰
陶隱詩文刻意鍊琢精深雅高陽村詩文平
淡溫厚成於自然畢竟陶優於陽乎浩亭曰
陶之鍊琢陽為之有裕陽之天機陶終不能
及也且應制詩二十四篇陽村為之而陶隱
必不能也

李侍中藏用三角山文殊寺詩還他駕鶴楊

州天添却騎驢華山籍蓋三角山在揚州亦
有華峯用事精切李侍中需普門寺詩殿閣
盡吞千世界樓臺直掛一虛空氣象廣豁道
文景永仁安和寺詩前泉通漢塞應路後岳
支天杞不憂詞語險僻然亦奇健可尚
金元帥得培蕩平紅寇功蓋一國未及凱還
為賊臣金鏞所害鄭圃隱祭詩曰君是儒生
合討文奈何提劍將三軍忠魂壯魄今安在
回首青山空白雲能叙盡一時悲悼之懷古
人云長詩之哀過於痛哭信哉

唐僧靈轍詩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足以愧萬古貪功名利祿者之面目元
政堂松壽詩少月心期未老閑官遊容易損
朱顏君思報了方歸去吾眼無由見碧山雖
無急流勇退之相而能寫盡欲歸未歸之志
曲盡無餘真警語也崔拙翁詩桃李籬落映
清渠門外荒田二頃餘每過村家心語口無
官不去竟何如此老平生有雅操功名蹭蹬
無意於世而亦不能去况不及拙翁者乎尹
祗候汝衡詩竹外梅花雪裏開夜深明月上

樓臺此間著我詩應妙閑跨驢兒歸去來李
正言晟詩藥砌青春嫌我老竹溪明月誘吾
情昨宵已決歸田計雪盡湖南匹馬行二老
風流高致深足可尚

李正言存吾平生慷慨不羣其論逆阼一疏
文章氣節直與日月爭光為詩亦豪邁絕倫
其送胡奉使還台州詩云南省郎官聘我邦
風流瀟灑已心降主人寵迫彤弓一門客知
深白壁雙禹貢山河猶戰伐箕封風俗自淳
庖秋風不識留君意直送飛艎到浙江又送

李副令使浙江詩云天地紛爭問幾回南朝
往事不勝哀君歸應過岳王墓為我丁寧
一抔讀其詩其氣象可知

趙文忠公後邀座主李文靖公開筵簪纓滿
座時方小雨桃花亂落獨公成文景公石磧
先成賀詩一絕云得士方知座主賢侍中款
壽侍中前天教好雨留佳客風送飛花落舞
筵滿座閣筆家君昌寧府院君汝完盛怒曰
文章當自損示屈於人誇才眩能取禍之道
也深譴之獨谷悔謝

栗亭尹文貞公澤退居錦州壽八十餘寄黃
檜品詩少年花下醉沉香立進清平光燄長
潦倒如今看武庫唯餘紫電與清霜語意穠
瞻雄麗獨谷訪騎牛李文節公行不遇有詩
云德彘不見大平年八十逢春更謝天桃李
滿城香雨過謫仙何處酒家眠詞語豪宕後
逸可想二老襟度

牧隱詩屬對工緻如天只對日諸黃嬀對玄
夫黃甲對白丁地忍對天然黃間對白下又
如歸來書甲子憔悴降庚寅子雲殊寂寞伯

始自中庸憂時如杞國請始自燕臺江山微
媚無風月愈踈狂等語用事精切
古人謂子美夔州以後詩尤好蓋愈老愈奇
也評者謂牧隱晚年之作不如少時僧竹澗
曰牧老少遊中原與文人才士頡頏爭雄為
詩文一字一句法度森嚴無愧於古之作者
晚年所作犯濫縱橫有不經意處此老才高
一世傲睨東方謂無人具眼者敢如是竹澗
緇流之傑然者也
稼亭牧隱父子相繼中皇元制科文章動天

下今二集盛行於世其隱之於稼亭猶子美
之於審言子瞻子由之於老泉自有家法評
者曰牧隱之詩雄豪雅健天分絕倫非學可
到稼亭之詩精深平淡優游不迫格律精嚴
自有優劣具眼者辨之

吳諫議洵工於絕句題茂陵客館云脩竹家
家翡翠啼兩催寒食水生溪菴苔小草官橋
路怕見殘紅入馬蹄上車草亭詩漢江南畔
釣魚翁來入紅塵謁相公欲去欲留心未
滿庭黃葉又秋風又賦春江云春江無際

烟沉獨把漁竿坐夜深。餌下纖鱗知幾箇。十年空負釣鰲心。令人咀嚼漸入佳境。恨不見其長篇大作也。

桐軒尹狀元紹宗平生骯髒有奇節。嘗為諫官草疏請黜倖臣金興慶。寵宦金斯辛。同舍覺之。希與慶肯刻公他事。不上疏。公有詩曰。孤身野服謁天門。天語溫溫。授正言。更把何心謀性命。重懷古義誓乾坤。未將社稷安危計。大負君王擢拔恩。千載不欺皇上帝。陳湯劉向二忠魂。詩意謂漢三鳳以陳湯為從事。劉

向與湯友善。謂湯曰。今外戚日盛。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疏極諫。蓋湯既為鳳所信任。若不為漢計。洩言鳳則必先去向矣。向之封事安得上乎。今嘆同舍之不然也。

李侍中藏用詩。萬事唯宜一笑休。蒼之在上豈容求。但知吾道如何耳。不用斜陽獨倚樓。末句深遠有味。杜甫詩曰。行藏獨倚樓。趙子昂詩曰。斜陽雖好。自生愁。

宋王沂公會微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有早梅詩。雪中未知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

東人私集卷下 十五
曰此生次第安排當作大魁登崇廊後果然
金學士黃元作詩好使夕陽字金學士富儀
以為晚登要路之譏李陶隱登崧山詩有飛
土危巔一瞬隕之句論者以謂有躁進之氣
果不大施益齋登鶴嶺詩徐行終亦到山頭
論者以謂從容寬緩有遠大氣象果能年踰
八袞輔相五朝功名富貴終始双全詩者心
之發氣之充古人以謂讀其詩可以知其入
信哉

予嘗問秦齋先生集句難易先生曰難而易

易而難曰何謂也曰集句荆公所難近世林
祭酒惟正崔先生執鈞皆能之觀其所集似
是平日依韻撫詩諸子百家靡不蒐獵區分
類別以待其用耳我國家文籍鮮少百家諸
子之行有數而林崔所集多有不見不聞之
人此甚可疑且林崔既能集句何無自作一
篇流傳於世膾炙人口乎是又可疑此不亦
難而易之而難乎予頃見崔先生所著古律
數十篇無一句可傳於後所謂見面不如聞
聲者也

予嘗愛翁苑龍鑿湖詩云。去年曾過賀家湖。今日烟波大半無。惟有一天秋夜月。不隨田畝入官租。此言鑿湖亦屬官府徵租所不及者。唯月色耳。鄭郊隱題茂豐縣詩。立錐地盡入侯家。唯有溪山屬縣多。童稚不知軍國事。穿雲互答採樵訶。此言豪強兼并貧者無立錐之地。所不兼并者。溪山而已。與翁詩意同。頗含譏諷。搭克貪黷者。可以少省矣。裴魯公方盛。賈浪仙題亭壁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菖蕖。花謝秋風起。荆

棘滿庭。人始知。雖時議薄之。而頗含譏諷。近有勲臣第宅窮奢。一朝譴謫。嗣子又不肖。不克堂構。第宅彫謝。門庭間寂。有客題門壁云。甲第連雲費幾金。經營渾是百年心。可憐一謫南荒去。庭院無人草自深。撫實直書丁寧諷諭。可為峻宇雕牆者之戒。予嘗愛李文順詩。披襟快得風來北。隱几從教日向西。言順字穩。以為佳對。後見韓子蒼詩。曰。朝辭杞國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正南。李詩使字與子蒼甚相似。雖謂之暗合可也。謂

東坡詩集卷下 十七

之點化亦可也

古之詩人托物取况語多精切如東坡詠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以婦人譬花也山谷詠荼蘼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以丈夫譬花也崔文靖恒詠黑豆云白眼似嫌憎容意添身還有報仇心以文人烈士譬黑豆用事奇特殆不讓二老

范希文贈釣者詩江上往來人盡愛鮪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金居士克己賦漁

翁詩天翁尚不賞漁翁故遣江湖少順風人世險巖君莫笑自家還在急流中語意深遠末句尤妙道希文所不道蔡蒙齋粹然詩曰世間無地不風波即此意

文丞相天祥重九詩老來憂患易淒涼說道悲秋更斷腸世事不堪逢九九休言今日是重陽高麗毅宗朝金尚書莘尹重九有詩云輦下風塵起殺人如亂麻良辰不可負白酒泛黃花蓋庚癸之亂無可奈何然白酒黃花聊復自寬則金老憂世之情猶或可言丞相

值宋室陽九之厄。又逢九之世事已去。雖有
白酒又何暇自慰哉。其言休說重陽。慷慨憂
憤之辭。甚於金老惜哉。

趙文忠公俊相業經綸。若不經意於詩。為詩
橫放傑出。有大人君子之氣象。題安州百祥
樓詩。薩水湯。漾碧虛。隋兵百萬化為魚。空
今留得漁樵話。未滿征夫一哂餘。蓋有譏隋
唐之意。造語奇特。大明奉使祝孟獻次韻曰。
隋兵再舉。豈成虛。此地應為涸轍魚。不見當
時唐李薛。直揮征節到扶餘。蓋反趙意。有抑

東方之氣象

詩者小技。然或有關於世教。君子宜有所取
之。李存吾正言忤逆。貶長沙。詩狂妄真堪
棄。海邊聖恩天大賜。歸田草廬隨意生涯足。
一片丹心倍昔年。陳補闕瑾言事落職。將赴
沃川。詩欲知民水。載君舟。要盡忠誠。誠逸。遂
諫院。未能陳藥石。長沙見謫。不須愁。無孤臣
恐謫之辭。有警戒規箴之意。吳諫議洵觀稼
亭詩。春耕易耨。夏多熟。秋斂未盡。冬已寒。安
得茲亭移輦道。君王一見此。艱難有陳誠。稼

稽艱難之意崔出翁雨荷詩胡徽三百斛千
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終日量明珠有譏誚
不廉之意辛政堂藏木橋詩斫斷長橋跨一
灘濺霜飛雪帶驚瀾湏更步臨深意移向
功名宦路者有自警之辭李縣監那戒于詩
云朔風號怒雲飄揚念甬飢寒感嘆長色必
敗身須戒慎言能害已更商量狂荒結友終
無益驕慢輕人反有傷萬事不求忠孝外一
朝名譽達吾王有父子勸誠之意是烏可以
小技而少之哉

鄭郊隱守一善郡春日西郊詩衙罷乘閑出
郭西僧殘寺古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
杏半開山鳥啼雅麗清便雖置之唐詩亦無
愧

廷祐間一齋權侍中蓋齋李侍中同登南州
多景樓蓋齋曰昔王荆公郭功父同登鳳凰
臺次李白詩額功父詩名由是大播今吾二
人雖才非王郭同遊勝地不可無詩一齋析
然各用古韻賦一篇蓋齋詩楊子津南古澗
州幾番歡笑幾番愁佞臣謀國魚貪餌黠吏

憂民鳥養憂風鐸夜喧潮入浦烟葉暝立雨
侵樓中流擊楫非吾事閑望天涯范蠡舟一
齋詩北固登臨望潤州一樽難沈古今愁浪
奔江勢猶含怒國破山顏尚帶羞淮海風烟
連古墨金焦鍾鼓毅岑樓憑誰與問興亡事
唯有沙鷗近葉舟洪武年間鄭圃隱入朝又
登多景樓有詩欲展胸中氣浩然須來甘露
寺樓前兔城畫角斜陽裏瓜浦歸帆細雨邊
古鏤尚留梁日月高臺直壓楚山川登臨半
日逢僧話忘却東韓路八千春亭下先生嘗

日圃老豪邁峻壯橫放傑出氣象既於是詩
見之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無人能對荆公
對以鳥鳴山更幽遂為警聯牧隱祖其意作
七言一聯云風定餘花猶自落雲移小雨亦
全晴雖半山老手亦富縮袖春亭詩風定柳
絲垂亦佳

成齊堂題于陵臺詩節義功名摠不輕南宮
圖像煥丹青如何只畫風雲將不畫桐江一
客星此後之詩人為光武一大高論處正是

雲臺爭似釣臺高之意。白司成文節詠先武
詩百戰車中講六經。八珍案上憶蔓亭。雲臺
滿壁丹青濕。七里灘頭訪客星。此讚先武物
色巖光待以故人。崇尚節義之美。古之詩人
立意措詞。雖不同。要皆各臻其極。歸之於正
而已。

古人用事。有直用其事。有反其意而用之者。
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非材料
卓越者。自不能到。崔拙翁太公釣周詩。當年
把釣。無鉤意。不求魚。况釣周終遇文王真。

偶爾此言吾為古人。蓋發明釣周非太公
之本心。能反古人意。自出機軸。格高律新。

客有評泰齋詩者。曰陶隱寄若齋金九容詩。
北望山川阻。南來日月多。泰齋寄金九容詩。
罔詩南來日月同。春夢北望山川隔。暮烟全
犯陶隱詩。不諱何耶。予曰。子以謂泰齋之於
王維。孰優。王維唐賢之傑然者也。然喜用古
語。如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本李嘉祐詩
也。維加漠。陰。四字。評者以謂王維為嘉
祐點化精彩。百倍。今泰齋詩未必不為陶隱。

點化也客大笑

丑密直伯詩村家昨夜雨濛濛竹外桃花忽
放紅醉裏不知雙鬢雪折簪繁華立東風詞
語玲瓏氣象舒閑東坡詩曰人老簪花不自
羞此老粧點亦妙

古之閨秀如蔡琰班婕妤薛濤之輩其詞藻
工麗可與文士頡頏崇寧間娼家周氏贈夫
婿陳抗詩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
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又春
晴詩瞥然飛過誰家燕鷺地飛來甚處花深

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其辭氣婉
順真女子之詩也吾東方絕無女子學問之
事雖有英資止治紡績而已是以婦人之詩
罕傳有士族鄭氏其弟兄有學者鄭從僂竊
學頗能詩一日杜鴈花盛開良人請賦詩鄭
立就云昨夜春風入洞房一張雲錦爛紅芳
此花開處聞啼鳥一詠幽姿一斷腸雖彌盛
詩者復豈能過苟有所教詞藻之美豈止是
耶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宜易云主中饋
貞吉不必休其蚕織煩事詩書况四方皆有

性千里不同風吾東方女子不學之俗安知
友有益耶

林西河椿薄遊到星山州倅送名妓薦寢及
晚逃歸明朝徑赴筵席林有詩曰紅粧待曉
帖金鈿為被催呼上綺筵不怕長官嚴號令
謾嗔行客惡因緣乘樓未作吹簫伴奔月還
為竊藥仙寄語青雲賢學士仁心不用示蒲
鞭近有韓斯文卷奉使到平壤妓有勝小蠻
者色藝俱絕韓頗屬意州官令蠻薦枕蠻有
他狎客怒韓醜老背灯而坐俄而遁去韓作

詩云平壤佳兒勝小蠻年纔二八玉容顏縱
然未遂鴛鴦夢却勝高唐夢裏看比之林詩
不及遠甚然亦可資梨園捧腹

辛政堂藏按關東秋滿將還別江陵妓小蓮
香詩到老方知離別難忍看双淚濕紅顏白沙
汀畔斜陽路琴與人歸我獨還鄭雪谷誦梁
州客館別情人詩五更灯影照殘粧欲話別
離先斲腸落月半庭推户出杏花踈影滿衣
裝鄭詩尤清絕能寫出一時情境
禪林詩其氣象不同然談論禪旨隱然於言

意之表者蓋寡宋僧洪覺範有一聯云夜久
雪猿啼岳頂夢回清月上梅花蓋言聲色俱
空之妙千峯雨上人有一聯云檜老千年色
鍾寒半夜聲時輩不甚重之陶隱李先主獨
愛之曰此謂釋氏法紫聲色俱空語也

自古詩人喜相傾軋春亭嘗自矜一聯去虛
白連天江郡曉晴黃浮地柳堤春謂有神助
金直殿久問曰予亦嘗得句淡白流青溪映
草嬌黃漾綠柳彈烟風引淡烟遮碧柳雲拖
清雨折紅蕖何如所得春亭默然金嘗為僧

春亭戲之曰賈島文章張子學蓋島本為僧
而橫渠晚逃佛老也金深樹之後春亭挽
宋宗詞曰草合樂天亭下路雲橫豐壤澗邊
樓金六笑曰非挽詩乃亡國詩也春亭不悅
金遂不外用

自古詩人好尚不同宋治平中沈括呂惠卿
王存李常同在館下評詩沈曰退之詩乃
押韻之文格不近詩呂曰詩正當如是我謂
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王存是沈李常是
呂四人相詰不決居正嘗在鑿坡以黃文獻

公潛胡祭酒儼二詩示金乖崖守溫曰孰優
金曰胡優又以益齋春亭二詩示曰孰優金
曰春亭優又以牧隱双梅二詩示曰孰優金
曰双梅優每問皆逆吾心吾笑曰胡之於黃
猶宋詩之於唐也益齋入元朝與關復姚遂
趙子昂諸學士比肩切磋名動天下牧隱中
制科主齋學士有傳鉢之語非春亭双梅二
子得嘗一齧况軼而過之耶何子之取捨落
落如是乖崖撫吾背大笑曰子非魚焉知魚
乎

朴生致安早有詩聲屢舉不中居常快之薄
遊寧海郡聞老妓月下彈琴聲甚淒咽有詩
云七寶房中誦舞時那知白髮老荒陬無金
可買長門賦有夢空傳錦字詩珠淚幾霑吳
練袖薰香猶濕越羅衣夜深窸月絃聲苦只
恨平生無子期語意雄深真傑作也鄭圓齋
老妓詩寒燈孤枕淚無窮錦帳銀屏昨夢中
以色事人終見棄莫將紈扇恐西風前輩稱
為精麗然當避生一頭地
晏元獻公過維陽大明寺召王琪同遊池上

時春晚有落花晏有句云無可奈何花落去
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碎置爲館
職遂躋侍從鄭郊隱早春與諸耆英會城南
聯句同里子弟多在座郊隱先唱云眠牛墮
上草初綠扑生致安屬對曰啼鳥枝頭花政
紅滿座稱賞詩名自此大振然終蹇躓不霑
一命不能如元獻之吹薦可恨也已

予嘗讀李相國長篇豪健峻壯凌厲振踵如
以赤手搏虜豹挈龍蛇可怪可愕然有麤猛
愛救隱長篇變化闔闢縱橫古今如江漢滔

滔波瀾自闊奇怪畢呈然喜用俗語學詩者
學救隱不得其失也流於鄙野學相國不得
其失也如捕風繫影無著落處近世學詩者
例喜法二李不學唐宋古人云作法於涼其
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救

予嘗愛晚翠亭趙先生須詠松詩日斜雲影
移高閣風動潮聲在半岡後得宋僧詠老松
詩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趙詩其祖宗僧
事趙先生嘗詠秋穫詩有磨鎌似新月之句
語予曰韓退之詩云新月似磨鎌吾用此語

而反其意此謂翻案法學詩者不可不知
國初梨園妓雲梅善唱樂詞趙文忠公浚初
入相諸國老設燕西郊以慰酒未半命召文
忠赴闕諸國老共進一爵令梅唱樂詞乃唱
西園未罷看花會又被宣招宴上陽之詞一
坐嘉嘆河文忠公崙巡察西鄙設帳都門外
簪纓滿座又唱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
無故人之詞一座稱譽庚午年間一世廟巡
幸西道監司曹公孝門求予樂詞以予才拙
不能塞命但書李平章之出大同江水瑠璃

碧長樂宮花錦繡紅玉輦一遊非好事太平
風月與民同之詞示之昌寧喜曰李平章先
得我心於千百載之上矣

驪興清心樓古今題詠者多辛巳日本東征
天使詩云江清徹見水中水樓迥可觀山外
山世稱羨句以予謏見山外山意好其曰水
中水則前輩無此等語之頗牽強牧隱云捍
水功高馬岩石浮天勢大龍門山語峻壯柳
菴云山中苦別懶殘子郡裏來逢元次山語
典實日本釋梵吟云清磬月高知遠寺長林

雲盡辨遙山語清絕。園隱鄭文忠公一絕云
烟雨空濛滿一江。樓中宿客夜開窗。明朝上
馬衝泥去。回首滄波白鳥雙。河東鄭相國常
云。諸詩固好。終不若此詩。閑遠有味。
朴惠肅信少有時譽。按江原愛江陵妓紅粧
情頗珍重。秩滿將還府。尹趙石礪云。佗註云
粧已仙去。朴悼念思想頗不自聊。府有鏡浦
臺形勝為閩東第一。尹憲廉使出遊。密令紅
粧覲飾艷服。別具畫舫。選一老官人鬚眉皓
白衣冠褒偉。狀類處容者。載紅粧。又揭彩額。

題詩其上曰。新羅聖代老安詳。千載風流尚
未忘。聞說使華遊鏡浦。蘭舟不忍載紅粧。徐
徐擊楫入浦口。徘徊洲渚間。絲管清圓如在
空中。尹語廉使曰。此地有古仙遺跡。山頂有
茶竈。距此數十里。有寒松亭。亦有四仙碑。
至今仙曹神侶往來其間。花朝月夕。人或見
之。但可望不可近也。朴曰。山川如此。風景殊
異。適無情況。涕淚盈睫。俄而舟行順風。一瞥
直前。老人艤船相棹。形貌詭奇。船中紅妓。詞
舞綽約。踰跼。朴駭愕曰。必神仙中人。熟視乃

紅粧也。一座抵掌大笑。極權而嚴。後於寄閩東詩曰：少年持節按閩東，鏡浦清遊入夢中。臺下蘭舟思又泛，却嫌紅粉笑衰翁。

夜半鐘之語起於張繼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近有崔司成備題驪州清心樓云：覺寺鐘聲半夜鳴，廣陵歸客夢初驚。若教張繼曾過此，不獨寒山擅後名。予嘗與一二文士與詩僧會坐清心樓，讀崔詩曰：古人砭張繼詩云：僧家無夜半之鐘。崔詩亦踵其失。何耶？有一僧奮然曰：自古文士不識

僧家之事，今設齋之寺，徹夜擊小鐘，何但夜半而已乎？滿座大笑。

權止齋，閩判事厚生，隸弼善文孫弟孝孫。讀書於川道安寺，澄上人方丈，四人相繼中。科止齋，寄澄師詩云：故人猶著舊麻衣，曾笑龍門約已違。三聖山靈應自慶，四枝丹桂映朝暉。蓋用呂丞相蒙正故事。呂少與三人讀書龍門山，相誓曰：不作狀元不復舉。呂擢狀元，其一擢甲科，其一落第，遂不復舉。後呂致仕還鄉，寄詩曰：故人猶著舊麻衣。

金政堂得培題金海客館云來管益城二十
春當時父老半成塵自從書記為元帥屈指
如予有幾人田政堂楹生題合浦云此地來
遊僅十春豈啻來鎮有今晨壁間批字知予
否曾是當年下筆人兩公皆文章鉅手兼總
戎兵其橫槊哦詩氣象大異於雕篆酸寒者
之所為也鄭學士地早杖節鉞題錦江樓船
云隋家賀若弼晉室祖將軍杖劍過江水歸
來誓掃雲其詞語豪壯傑特大丈夫之立語
固不當如是乎

予嘗愛蘇東坡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
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近有文士與南州者
錢席有主家姆抱小兒者金節齋忘其諱贈
詩曰襁褓孩兒骨格奇平生莫恨子生遲愛
情必是終無已南去臨民念在茲其老邁如
此
凡詩無意而作或有時而識若先自識不可
也上舍崔倬卓犖不群嘗作詩云春軒之後
菊軒翁壽到稀年兩頰紅一事只應方寸愧
謾將舊襟位三公或問曰是何詩曰我享壽

七十位至三公當如是作元日訪河狀元得
地詩云金輪洞口肯同遊屈指如今二十秋
今日訪君應有意欲將詩句換龍頭仍語人
曰此俾他日狀元之識聞者笑之俾竟不第
不得一級早歿詩可先意於識乎李領僉公
遂落第時那知廣寒桂尚有一枝餘後果六
魁金貞肅仁鏡謫守尚州詩何時鈴閣登黃
閣太守行為宰相行後入廊廟詩竟有識是
出於偶然耳安有詩先自識如俾者乎
丁謂詩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

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耶此人
終不忠王安石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
生得意無南北論者以謂有叛相近有儒士
姓李者嘗在遷謫押驪興清心樓山字韻云
龍馭已飛鼎湖水子陵高卧富春山時文
廟上賓李以光武故人子陵自比且對龍馭
見者知其有逆心未幾果誅
丙戌登俊試金乖崖守溫為狀元姜晉山希
孟為榜眼居正忝為探花嘗寄晉山詩云登
俊科中榜眼賢黑頭勳業照凌烟探花三月

嗟遲晚最好芳菲二月天蓋用金貞肅仁鏡
故事高麗明王時仁鏡以詞賦自負常擬龍
頭金諫議君綏擢狀元貞肅居亞元位至卿
相尚快之甥皇甫狀元瓘家設龍頭會寄詩
云聞道君家宴貴賓桂林輝是一枝春欲衆
高會慙非分却恨當年第二人金諫議次韻
莫將金榜較嘉賓入律花枝次第春正月尚
寒三月暖芳菲二月最宜人蓋以正月比狀
頭二月亞元三月探花也
金翰林係熙以親老休官歸金海郡集賢諸

學士詩以送之崔文靖恒詩曰銀海幾寒金
海望青雲難奪白雲思語奇巧李修撰永瑞
詩曰金榜三堂尋策勲平看腳底起青雲離
親仕宦知多少江上秋風獨送君後句言遠
而意深離親仕宦者知小愧矣
關東佳麗甲天下且政簡民醇無案牘之勞
自古按使節者徃之以風流自娛咸東原傳
霖與情人別方林驛臨歧有戀之懷班馬
踟躕道傍有石題曰汝石何時石吾人今世
人不知離別苦獨立幾經春金楊若齋詩曰

瀟洒江山共我清樓臺到處管絃聲若非細
馬馱紅粉誰謂三韓更太平近有攬轡者秩
滿將還與情人泣別於竹西樓或有詩曰細
馬馱紅傳鉢在莫嫌司馬濕青衫
朴贊成忠佐遊昇平郡與妓碧玉有情好按
節重遊玉已仙矣朴作悼詩云九十浦口潮
欲生碧松紅樹去年程如今謾擁旌旗過樓
上無人望此行正統丁巳吉昌權相擊上黨
韓相明澮金海李文炯數十同志遊西原
妓一枝紅吉昌所情鍾銀臺月金海意中人

也越數載吉昌金海重遊西原一枝紅已仙
矣金海述吉昌意題一絕云憶昔來遊戊午
年一枝紅艷惱儒仙今日重遊還有感可憐
孤塚隔寒烟又十九年金海以左承旨乘傳
歷西原銀臺月尚無恙隻雞斗酒來叙慇懃
極權而罷吉昌時為相聞金海之言見剛中
說不置又語及剛中少時事剛中少與西原
妓鳳凰池相別于州北栗峯驛樓下小池荷
花盛開少年落魄不覺顛倒後七年重到西
原奔月已兩年矣遂題一絕于驛樓云隴麥

初胎梅已仁。江南行客動傷神。小塘依舊荷
花淨。不見當時勸酒人。吉昌笑曰。西原本佳
麗之地。今金海馳傳入州。觀者攔街榮耀極
矣。吾與子雖到西原。正如詩之所恨。欲如金
海得耶。昔人有謾擁旌旗樓上。無人之句。正
吾與子之謂矣。相與抵掌大笑。

東人詩話後序

詩三百篇古也。皆經聖人刪定。宜若無
事於論議矣。而門弟子之賢如卜商者
從而序之。故能發明聖人之微旨。而詩
道昌矣。後世之詩衆體並興。其變無窮。
既不見聖人之刪。又無賢者之序。無怪
乎六義之不復也。所賴大雅君子。世不
乏人。而始有詩評如總龜叢話玉屑譜

編是已吾東方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
麗極於

聖朝其間斧藻裁品者若鄭中丞嗣文
李六諫眉叟金文正台鉉崔平章樹德
李益齋仲思皆有裒集之勤然不無疎
略細瑣之病吾恩門達城徐相國嘗手
採東人諸作著詩話二篇合諸家之精
英逐節雌黃鍼砭膏肓如麻姑紀癢得

味外之味而文簡旨遠言暢意該自有
詩話以來未有如此之精切者也學者
苟能自是而究夫詩之精義去其蘊而
勉其粹自可泝漢魏追騷雅直入風雅
之間域矣雖然論盡者可以形似而捧
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至言者
難說詩之出於聲色意料之內者可以
形之於文字之間傳之於言語之中

於形色意料之表者只可心會不可言
傳徒知寄於文字者止是而不求之文
字之外而心會之則非唯失詩之微旨
亦且失是編之意矣此不可不知也龍
集丁酉夏四月仲澣通訓大夫行藝文
館副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
春秋館編脩官崔洲精國華序

書東人詩話後

吾東方自殷太師譎麥秀以采麇
三國高麗氏至于今作者不啻
穀石家其評品觀破閩解說諸
書可知也今建城徐先生於東
國六年壬午家傳陽村詩禮之訓
幾步詩壇名山勢中原遍於弘化

之籙手撰東人詩話二篇至紀聞
之博遠見之高真所謂在堂上
而辨曲直沽道之真大成者也
僦一日與姜晉山會先生于承文
院見所謂詩話多二人書復不
已相謂曰斯文之寶也昌與多世
共之不可以秘藏於文房而已也

遂令錄梓于密陽府傳之不朽
云府使姓朴諱時衡丙子科榜
眼也時成化紀元之十三年後二
月初吉南原梁誠之純夫謹跋

